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PV.756
20 February 1997

CHINESE

第七五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7 年 2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格雷库先生(罗马尼亚)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756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就邓小平的逝世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我们诚挚的哀悼和同情，邓小平是几十年来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的最高领导人，并且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位杰出人物。

在会议开始之际，我代表裁谈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我们今天的贵宾致以热诚欢迎：新西兰外交及贸易部长兼裁军和军备控制部长唐·麦金农阁下及波兰国务秘书兼第一副外长欧根纽什·韦兹内尔阁下。裁谈会的记录表明，今天唐·麦金农阁下的来访是新西兰高级政府官员第七次造访裁军谈判会议。这表明新西兰政府继续关心裁谈会的工作并重视以多边方式处理军备控制与裁军。韦兹内尔大使自担任重要职务以来也经常造访本裁谈会。我相信，裁谈会正期待着听取他们的发言。

除新西兰部长和波兰国务秘书外，我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还有匈牙利、印度尼西亚、爱尔兰和瑞士的代表。。

今天名单上的发言者发完言之后，我想请裁谈会就玻利维亚和哥斯达黎加作为观察员参加本届会议的工作作出决定。如果你们赞同，我应不首先召开非正式会议即请就这些请求作出决定。

在请第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想说几句话作为开场白。

让我首先向我尊敬的前任，大韩民国的宣大使表示感谢，他主持会议的工作堪作楷模，客观公正、效率甚高。他成功地拟出今年会议的议程并在组织安排方面为实现其他成就开辟了道路，这些值得我们钦佩。同样我深信，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及其副手阿卜杜勒卡迪尔·本斯梅尔先生及秘书处的所有成员的丰富经验和睿智的意见，将对我履行本机构主席的职责帮助很大。

我十分荣幸地代表罗马尼亚担任本裁谈会的主席。与此同时，我将它视之为为一项特殊的责任。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裁谈会需要回顾自身走过的道路并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环境。早在去年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结束之前，我们大家均已开始考虑裁军谈判会议的未来，其新的工作重点，它如何能以最佳方式实现人类的合理期望。人们期望我们能顺乎自然，迅速作出反应，采取具体行动。实际上，裁谈会在确定其目标和工作方法上，本着根本精神，必须反映当前的国际趋势。如果裁谈会欲忠实于其崇高目标，则我们的工作必须取得具体的成果。我应不遗余力尽我所能以公正不倚，开放求实的方式为裁谈会服务。为此目的，我向各位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地

完成该杰出机构主持官员所接受的艰巨任务。为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我仰赖你们的帮助。

由于裁谈会开展的紧张谈判，最近缔结了全面禁试条约，这是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中一个“求之已久、来之不易”的目标。虽然无法在本会议室正式通过该条约，但是它与化学武器公约一起体现了冷战后阶段多边裁军外交方面的一个重大成就。全面禁试条约满足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基本期望，签字仪式及条约的现状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真诚地同样认为，该条约将首次对在质量上改进核武器予以限制并结束了核武器竞赛。全面禁试条约，作为实现全面核裁军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将能对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上议定的有关不扩散和裁军的行动方案作出关键的贡献。全面禁试条约的缔结将实际上使得有可能推动实现该目标所需的以后几个重要步骤。

现在正是全面禁试条约的所有朋友不遗余力以便尽可能快地批准该条约并使其生效的大好时际。

既然全面禁试条约已经完成，一个合理的问题就会产生：裁军议程上的下一步将是什么？经评估我的前任所主持的磋商的结果，似乎出现三个作为行动重点的问题，需要我们予以适当的答复：核裁军、停产裂变材料、杀伤人员地雷。

彻底销毁核武器是整个国际社会明白宣布的目标。它是为未来的世世代代建造一个更安全世界的最高目标。自冷战结束以来，由于个别、双边和共同的努力，核裁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这些迄今所取得的仅在 10 年以前尚无法想象的成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指出了一条可行、现实并具体的道路。在众所周知的倡议中已经成形的其它做法也是可以想象的。全面禁试条约令人信服地证明多边谈判框架可以给整个进程作出重要的贡献。目前裁谈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它如何以最佳方式推动核裁军从而能对现有成就予以补充并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最近到裁谈会致词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阿南认为，裁谈会享有在 1995 年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议和延期大会的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的独特机会。

我认为就如何在裁谈会内讨论核裁军问题征求成员国的意见系我任内最为迫切的工作之一。

我们中许多人相信一项禁止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生产的多边并能切实予以核查的条约系实现无核世界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步。停产裂变材料

条约的覆盖范围不仅包括核武器国家而且目前存有无安全保障的浓缩铀或再加工工厂的其他国家内现有用于爆炸性军事目的的裂变材料的数量。它将有助于确保有条件使核裁军进程扩大，限制纵向扩散的机会并帮助防止今后有任何可能恢复核军备竞赛。

1995 年标志着在该领域取得令人鼓舞的发展，因为裁谈会首次同意建立一个根据会议议程项目 2 负有谈判使命的“停产”特设委员会。我希望不久能在禁止用于核武器和其它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生产的重要倡议上推动并实现协商一致意见的形成。

虽然对处理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问题，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如果我忽略常规武器的尖锐问题，尤其是杀伤人员地雷(该问题构成本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情况之一)，则我就是玩忽职守。许多人视最近通过经修订的某种化学武器公约第二号议定书为不完全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效率，不足以消除杀伤人员地雷这一全球性的灾祸乃至最终根除这些可怕的武器。对此的反应是制订了一个国际战略，旨在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它声称的目标是极为雄心勃勃的：为此目的在 1997 年 12 月之前缔结一项条约。由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在政治或实际领域中采取的方向相同的倡议目前在全球一级有所加强和扩展。我同联合国秘书长一样真诚地相信，国际社会在裁军方面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无法脱离这一日益增强的行动趋向。毕竟，本裁谈会存在着信誉和有的放矢的问题。

我向你保证，我个人应尽力在裁谈会内促成就解决杀伤人员地雷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正如许多代表团已经指出的，我们今后的工作应在考虑到所有有关方面的情况下，全面处理该问题。同样，我们的行动应该与现行的倡议相得益彰。

在我们的讨论期间，在适当的结构和可行的方案内可富有成效地讨论诸如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对非核国家的安全保证及军备透明等其他更为传统的问题。

我认为将本议程更新同样重要。在去年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们曾通过一个以完成全面禁试条约为中心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案，该方案对我们各自所持的立场绝无先入为主之意。这种做法颇为有益，裁谈会今年不妨继续采用。但我们也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在 1996 年阿尔及利亚迈格拉维大使出色的主持下所已经完成的工作基础之上使本议程适应当今现实的问题。因此，在我看来，指定处理对议程改革问题的特别协调员似很重要。

我对进一步扩大裁谈会的成员数目同等重视，并希望不久宣布被赋与该棘手职责的人。

让我重申，我保证将不遗余力地履行赋与我的职责。作为第一步，我打算与各代表团举行一系列双边磋商以便能使各位均有机会直接与主席有条不紊、一视同仁地讨论本裁谈会悬而未决的问题。你们已经从秘书处收到了举行双边会谈的邀请。在对整个结果予以评估之后，我应在最合适的场合进一步探讨在努力形成协商一致方面存在什么样的机会之窗。但是请各位相信：主席一如以往听从裁谈会的安排；各位如果失败，他不可能成功。

本着乐观、勇气和善意，裁谈会应能再次展示其应付未来挑战之巨大潜力。我坚信现在也许比以往更需要以极为实际的方法利用这一潜力实现国际社会对增强全世界稳定与安全的希望。

我的发言到此为止，非常感谢诸位的倾听。

现在我十分高兴地请新西兰唐·麦金农阁下发言。

麦金农先生(新西兰)：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担任主席职务，我十分高兴能有机会在裁谈会上发言。让我也就邓小平先生的去世向中国代表团表示哀悼，他给今天的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我今天想谈一下在有关形成各国共同安全的互有联系的承诺方面本裁谈会所占有的重要位置。

本裁谈会目前由世界 60 多个国家组成——我所在之国家系距离这个城市最远的国家之一。它议定了以巩固世界各地之安全为目标的协定，每项协定均为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实现彻底、全面裁军之目标的步骤。

本裁谈会开始其工作以来所取得之各项成就令人鼓舞。造成大规模和任意毁灭的整个两大类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已被禁止。

有关核武器，正是裁谈会在 1968 年议定了不扩散条约，据此核武器国家同意销毁这些武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均同意完全放弃核选择。令我们十分满意得是，目前已有 141 个国家在最近于本会议室议定的核禁试上签字。

因此，我今天想祝贺裁谈会取得这些成就，并鼓励裁谈会满怀信心并坚决地去完成新的任务。

而且，裁军和军备控制的议程还远远没有完备。常规裁军与核裁军问题十分复杂，其问题规模之大经常是十分惊人的。以往通常是十分缓慢地取得进展，因步子迈得很小，其间还夹杂有令人不安的停顿期。

在冷战期间，我们逐渐接受了这种犹豫不决，将其视之为在军备控制问题上建立国际协商一致过程中的一种通常的做法。但是今天我想要对你们说，过去那些日子的通常做法如今不必成为主导一切的现实。虽已说过多次但仍然正确并值得重复的是，今天存在着减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造成之风险的若干机会，而这种机会十年前不存在。我们必须前进以便从随冷战结束而带来之战略紧张的减少中获取最大的好处。我们目前还必须考虑常规武器现在在地区性冲突(这种冲突造成毁灭性的人员伤亡)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均希望有一个无战争的世界。这可能不会马上实现，但绝大多数人希望有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国际法院以有益地、一致地肯定，在法律上有义务继续进行并完成有助于实现此目标的谈判。堪培拉委员会的报告是上一个月由澳大利亚的同事向本裁谈会提出的，它指出了需要采取的一系列合乎实际、并且可逐步实现的行动和步骤。

我知道有些人相信本裁谈会应该是本行动唯一的中心，其他人则认为裁谈会仅仅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

对我们来说，这种议论点似乎不着边际。的确并且应该加强减少乃至最终销毁的趋势。但重要的是，维持并加强该势头。对普通公民来说，已实现之进展其重要性比不上必须继续取得可显示之进展的事实。

事实是，无可逆转的核裁军进程开始于双边框架之中，之所以这样，有很多充足的理由，包括历史环境。我们对裁减战略武器会议进程取得成功表示欢迎，并且强烈敦促第二阶段裁减战略核武器条约能尽快生效。我们以积极的态度期待着尽早开始第三阶段裁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谈判——最好尽可能早日开始，包括所有五个核武器国家。

这样说了之后，我们仍然相信持久进展不是完全可以由核武器国家决定的问题。我们坚决赞同 1995 年所达成的同将不扩散条约持久化的决定有关的政治协定。该协定涉及重开多边裁军进程，据此可追求不扩散条约所追求之不扩散、普遍性及最终实现核裁军等彼此互相关联的目标。

如果人们认识到与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之进展有关的富有活力并实际上相互作用的进程正在进行，则我们坚信将可取得广泛的国际支持。

我们知道，正在发生一些裁军谈判会议无法影响的关涉全球安全和地区安全的事情。该现实要求我们继续关心大的情况，“大的情况”关涉实质，而不是程序性问题。它要求我们不应就进程争吵不休，而是更关注不仅就核武器议定措施，而且也要核查禁止生物武器的情况；我们全力支持执行化学武器公约，我们希望该公约能在 4 月晚些时候生效，那时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可望成为公约缔约国。

在地区一级，我们及其他东盟地区论坛的成员为促进安全而共同采取的步骤系对巩固欧洲、拉美和非洲地区国家安全之安排的补充。我们希望，这种趋势很快就会扩及中东和南亚。

新西兰与南太平洋论坛的其它成员国一起协力维护本地区作为无核区的地位。去年 10 月我们同其它地区的成员一起重申，我们坚信无核武器区促进了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并使我们更接近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

但是乐意承认如果我们要想接近一个有可能稳步减少并最终销毁核武器的世界则必须在裁谈会之外取得进展；在我们看来，也并没有减少本裁谈会必须作出之贡献。

我相信，期待已久的全面禁核试条约将会被未来的世代代视为建立这样一个世界的主要基石，通过多边的谈判进程可实现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相信，还有一些裁谈会能够而且必须采取的多边谈判步骤，这些步骤与裁谈会内外的其它工作一起被公正地视为全面方案的一部分。对裁谈会的谈判来说，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步骤，我敦促裁谈会立即采取该步骤，没有任何延误。新西兰的观点是，加拿大特别协调员的报告容许采取一种可在禁产方面顾到所有人关切的做法。

但是我再次强调，这些步骤中每一步均必须是一个大步骤中的一部分。等到停产条约缔结之后再核裁军领域采取另一步骤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一个负有努力实现该最终目标的中心任务的特设委员会可立即开始停产的谈判，而同时也考虑较长期的问题。委员会实际上是在两个层面上开展工作——积极开展谈判与进行筹备。就后者而言，已经有开始工作所凭借之丰富材料，尤其是包括堪培拉委员会的报告，而本裁谈会的某些成员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行动方案”。对各个建议的讨论可使得裁

谈会弄清在哪些方面它可现在即增加价值，在哪些方面它可今后增加价值。以及在哪些问题上它可较容易地迅速取得进展，例如，如果由核武器国家自己去追求的话。

我认识到并同意这种观点，即裁谈会不得成为清谈馆，但是人们只要稍作回顾即可发现特设委员会为最后谈判认真仔细并卓有成效地作准备的例子。这种互相作用的做法事实上是进行全面禁试条约谈判之成功的前奏曲。这种积极的做法与不扩散条约缔约国 1995 年 4 月所界定之行动方案是一致的。最为重要的是，它将有助于恢复和维持就该条约无限期延长达成之协议所持的信心。

虽然新西兰也认为应重视停产谈判，但我欢迎讨论的重点再次专注于裁军谈判会议可在常规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关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构成之威胁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应妨碍国际社会讨论尽可能快地减少构成大多数国家武库之武器所造成之风险的方法和手段。这类武器的破坏力量可能不如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但它们可能、也的确在世界各地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些武器的扩散能够、也的确是起到不稳定作用的。

我完全清楚，最近几周以来所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裁谈会能否有助于国际社会为解决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所作的努力。国际上有一股强烈的思潮——新西兰对此大力支持——鉴于这些极具任意杀伤力之武器每天在杀戮手无寸铁之平民并且给已经受到战争摧残之国家造成经济损失和发展损失。因此应拒绝在军事上使用这些武器，并且得出唯全面禁止系可接受之目标的结论。当然，目前这个问题有许多方面，包括就向国外出口地雷生产设施潜力的关心。

应在什么地方谈判全面禁止之问题？新西兰认为有三个选择，这些选择各有优缺点。首先，审查非人道武器公约的进程取得某些有益进展——新西兰计划在今后几个月里表示同意受经修订的第二号议定书之约束。其次，我们这里有裁军谈判会议，它是国际社会正规的谈判机构。其成员包括使用、生产、买卖地雷或受地雷影响的某些国家(尽管并非所有国家)。第三，去年 10 月在渥太华开始的进程给所有致力于全面禁止的国家很快实现其共同目标提供了一个独立论坛，为禁止使用、生产、储存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制订了一项规则。

新西兰已宣布新西兰防务部队单方面暂停使用这些杀伤人员地雷。我们禁止出口这些武器并且将参与迅速制订可获最大多数国家支持的全面禁止的任何共同努力。

我们对掌握政治动力促成尽早行动一事十分关心，因而支持渥太华进程并且将积极参与该进程。

我们也承认，裁谈会当然可发挥潜在作用。我们对裁谈会的谈判与渥太华进程平行展开十分高兴，前提是有一种政治意愿：就支持尽早并全面达成结果的强有力权限尽快取得一致意见。

我在这方面需要强调，新西兰所承担之义务不限于谈判新的协定。我们正在作重大努力帮助解决我所看到的诸如柬埔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国滥用地雷而在当地造成的实际问题。我们的防务部队帮助在上述国家努力扫雷并且向纽约的联合国秘书处及联合国扫雷信托基金提供实际支助。

除地雷问题外，还有其他裁谈会必须处理的紧迫的常规军备问题。冷战结束的成果之一就是战略竞争的中止，这反映在某些国家军事开支的下降。然而，有证据表明，常规武器尖端化的速度很快，这连同出口买卖的商业压力正在造成一个更大的武器市场。这类常规武器的扩散，尤其是向地区多事地点的扩散，对地区军事平衡和国际社会均有影响。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和瓦纳安排均旨在促进常规武器和双重用途的产品与技术转让方面的透明度和增强这方面的责任，从而能帮助预防不稳定作用的积累。鉴于我提到的趋向，本裁谈会应进一步制订全球措施制止有不稳定作用的常规武器的积累。

因此，我今天的目的是从一个小国的角度谈一下我们对裁谈会之作用及其工作重点的看法，尽管我们与日内瓦这个城市相距甚远。各国和各地区相互作用寻求增强安全。本裁谈会对此没有置身事外。它必须对范围更广的国际社会负责。

裁谈会的构成与工作进程必须完全有助于承受谈判的挑战。裁谈会去年 7 月扩大其成员范围，已表明有能力进行改革。它今天的成员范围及继续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增加的成员，将可确保它直到二十一世纪也值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而且，本裁谈会无法孤立于改革联合国系统并使其更新的努力之外。因此，本裁谈会应根据确保本裁谈会在今后五十年里继续是国际社会有效工具的总目标，对其本身的工作方法进行研究。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欢迎有机会表明新西兰致力于裁军谈判会议，并祝愿你们及裁谈会取得丰硕成果并且会议开得很有意义。

主席：我感谢新西兰外交和贸易兼裁军和军备控制部长的重要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波兰的欧根纽什·韦兹内尔大使发言。

韦兹内尔先生(波兰)：首先，我想同主席先生及麦金农部长一起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我们对邓小平去世的沉痛哀悼，邓小平是二十世纪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导人及其显著经济增长的设计师。

让我首先向你表示对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祝贺。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罗马尼亚的代表担任裁谈会的主席，波兰与罗马尼亚有着传统上的友好联系——正如最近罗马尼亚总统埃米尔·康斯坦丁内斯库对华沙的访问所表明的——这种友好联系是建立在共同价值与期望的牢固基础之上的。你可以放心的是，在你履行职责方面你会得到波兰代表团的全力合作与支持。

我也想向离任的主席、大韩民国尊敬的代表宣大使表示我们的感谢，感谢他矢志不渝地寻求尽快召开 1997 年的裁谈会。

我也想对我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时的老朋友和同事、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及裁谈会副秘书长阿卜杜勒卡迪尔·本斯梅尔先生致意。

对我来说，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总是十分荣幸、相当高兴的事。还不止这些，它还表明波兰始终十分重视裁军和军备控制。事实上，我国的国家安全依赖于具体的裁军措施、扩大欧洲和平、稳定与繁荣的范围及与之相联的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内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的进程。作为国际社会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裁军谈判会议多年来一直有助于议定主要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尤其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其中一项协议——化学武器公约，我很快要回过来谈该项协议——不久即将生效的事实只会使本论坛更为国际社会所尊敬。

去年裁谈会会议的杰出成果，全面禁试条约、更加提高了裁谈会的地位。由于全面禁试条约去年 9 月得到联合国大会压倒一切的支持，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个“能出成果”的谈判机构的作用更加巩固了。

因此，我们认为，应不遗余力使得裁谈会能继续忠实于它作为一个职责明确的多边机构的形象。刚刚得到批准的 1997 年的议程，必须为一个有希望尽早获得具体成果的切实的工作方案设立框架。如果由于将问题连在一起并贬低或完全无视其内

在的价值而使就工作方案取得一致意见的努力复杂化，则取得这类成果的前景就会受到影响或完全丧失。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于事无补。

我们需要援用本机构更为积极的经验，即其成员愿意为了国际和平、安全与合作的范围更广的主要利益而在狭小问题上持灵活态度。

通过就有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后全面禁试时代的实际目标上尽早达成一致意见，裁谈会将能证明其持久的生命力。它也可以成为一个信号，即在早就应该做的扩大成员的工作终告实现之后，裁军谈判会议的信誉和效力均有相当大的提高。

波兰坚信，在结束有关审查其议程的磋商之前并且在不危及这些磋商之后果的情况下，裁谈会将会就有可能最后产生一项新的多边协议的合乎实际的工作方案取得一致意见。波兰认为，这种潜力可以体现在停止生产用于武器或其他军事目的的裂变材料上。我们相信，随着全面禁试问题从裁谈会议程上去掉，尽早议定停产条约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需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在这方面，我们同意你在开幕词里所发表的看法。

在我们看来，必须再作努力重新设立有关的特设委员会，并在这方面尽早举行谈判。将这些谈判归在核裁军的名下十分合适，这些谈判应该成为裁谈会 1997 年工作的重点。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种机会，则我们为之奋斗的无核威胁世界的最终目标可能就不是一个合乎实际的构想，也无法成为通往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可信的灯塔。

至少有两个相当充分的理由可说明为什么裁谈会应该进行停产谈判。首先，停产裂变材料条约可以构成朝着履行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义务所迈出的又一个重大步骤。其次，在这方面立即进行谈判符合 199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所通过的“实现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

停产裂变材料条约体现了对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试条约的重要补充，这两项经裁谈会谈判而成的文书构成了不扩散机制的主要部分。

在我们看来，应该立即设法使 1995 年 3 月设立的特设委员会恢复活力并指示它根据其最初的任务开始进行富有建设性的谈判，众所周知，其最初的任务范围很广，足以顾到所有合理的关切。我相信，任何代表团在特设委员会上提出可供审议的与今后条约之范围有关的任何问题均不会被视为不妥。

显然，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正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怀的一个问题。新西兰尊敬的部长刚才的发言、去年联合国大会的辩论及本届裁谈会上许多发言和提出的重要

建议均肯定了这一点。问题不是是否需要禁止杀伤人员地雷，而是如何去做，从何开始并且何时完成。

公众对全球地雷危机及其人道主义方面日益关切及主张采取紧急补救行动的呼吁，对本机构来说不应有任何惊奇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世纪，波兰仍然必须应付人们被炸死或致残的地雷及其他军械的战争遗留。波兰在中东、前南斯拉夫及其它地方的维和部队人员因各种杀伤人员地雷，包括饵雷而每天都有生命危险。

由于这些原因，而且我们也一直认为——我去年在本论坛以及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的发言中也这样说了——裁军谈判会议，根据定义系全球机构，在寻求在全球禁止具体的常规武器系统(包括地雷在内)方面发挥了有益的作用。我们决心继续作卓有成效地处理全球地雷危机的国际努力的中流砥柱。为证明这一点，在此谨列举我国政府的某些行动，这些行动的结果是，首先，暂停出口杀伤人员地雷，该暂停于 1998 年 1 月 1 日期满之后将会无限期延长；其次，通过适当行政手续尽早批准常规武器公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地雷议定书)；第三，成为联大第 51/45 S 号决议共同提案国并且同意“渥太华进程”及其总目标。

在此一时刻，让我说，波兰很有兴趣地注意到加拿大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倡议于 1997 年底在裁谈会以外的独立论坛上缔结杀伤人员地雷协议。

我们也欢迎法国在裁谈会范围内分阶段实现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建议，及有关的联合王国文件(该文件载有在裁军谈判会议预定设立之特设委员会进行这类谈判的职权范围草案)。

波兰政府认为，全球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即一项旨在销毁某些人辩称具有防务作用的具体武器系统的措施，应该成为裁军谈判会议的责任。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一个合适的谈判进程应设想杀伤人员地雷的主要生产国、出口国和使用国的积极参与。这类谈判将会使“渥太华进程”框架内具有同样想法之国家的努力更具实质意义，并可对其作有益的补充，“渥太华进程”寻求的是尽早达成一个以人道主义目标为指向的范围较小的协议。

波兰欢迎人们越来越赞赏这两种做法所可能具有的协同作用。因此，我们坚决支持裁谈会提出的尽早建立一个合适的特设委员会的要求。联合王国的建议可作为

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并构成在这方面可为广泛接受的任务达成一致意见的适当基础。对裁军谈判会议可能决定不久举行的任何谈判，我们均准备发挥富有建设性的作用。

我国认为 1997 年期间也应积极处理有关的特设委员会过去曾予以处理的某些问题。

我们相信，例如回过头去谈向非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的问题可能不无益处。尤其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安理会第 984 号决议所载的核武器国家向非核武器国家的单方面安全保证值得认真研究，以便能确定这些保证是否构成据以寻求具有法律约束力且范围更广的多边文书的基础。

同样，我们认为，没有什么可阻碍对军备透明度问题进行评估，包括进一步改进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方面的工作。如有可能，在实质性部分及所涵盖之地理区域方面扩大联合国登记册，对所包括之其他种类和级别之武器予以规定，则可使该文书对尚未赞同其目标的国家更具吸引力。实际上，经修订的登记册可吸引更为广泛的(希望是全世界的)支持。

众所周知，在欧洲，军事问题上的透明度对成功地缔结 1990 年的欧洲常规力量条约极为重要。今天，在对该条约进行重新议定以便更好地反映当前欧洲的政治现实和战略现实的时候，与军事问题有关的透明度和信任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由于它们在欧洲地区及其它地区均具有影响，透明度问题和实际上范围更广的常规武器控制问题均因此值得予以优先注意。作为 1998 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未来的主席及目前“三驾马车”或主席团的一名成员，波兰准备将这一考虑铭记在心。我们认为，当数以千计的人因无数次地区性冲突(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被任意使用常规武器而死亡之时，本论坛继续无视要求在这方面采取有意义的行动的情况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我国政府完全相信，只要有政治意愿，则成功地议定了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在内的整个若干类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论坛，应有能力亦有权限就常规武器采取具体行动。

现在再简单地谈一下不再出现在裁谈会的议程上、但显然属于其关心范围之内的问题。我想说，波兰政府十分满意地欢迎最近举行的生物武器和毒素武器公约第四次审查会议的结果。我们对会议在最近宣言中明确支持缔约国特设小组继续并加速努力拟订一个这个重要的条约目前缺乏的有效的核查机制尤其表示满意。我们相

信，这类鼓励能使特设小组不久就开始实际的起草工作，我们期望这项工作能产生一份为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所有缔约国都可以接受的核查议定书草案。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对化学武器公约略作评论。波兰政府热诚地欢迎这样一个事实，即两个月之后不久，即 4 月 29 日，该重要条约就将生效。设在海牙的化学武器公约组织将能够接下去拟订本公约所规定的详细的核查程序。

我们很满意地看到，鉴于该事件即将来临，联合国大会去年秋季自若干年以来第一次能够不经表决通过有关决议。众所周知，第 51/45 T 号决议申明为使化学武器公约能卓有成效，得到严格执行并具有可信度，它在生效之时必须获得普遍支持和尽可能多的国家的批准。首先是应获得其化学工业十分重要，且公开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的支持和批准。

波兰议会于 1995 年 7 月 27 日批准了化学武器公约。自那以后，已制定具体措施，规定设立适当的全国执行监督机制。为此目的，已设立了我很荣幸地担任主席的部际委员会及常设机构间专家组。

化学武器公约及其实施的独特重要性，尤其是储存的销毁，是因为化学武器在战时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均具有致命的效力。有一次，恐怖主义者的行为令人痛苦地想起上述的事实。另一次，也是更近的一次，一群波兰渔民很不幸，不是像往常那样捕到鱼，他们从波兰沿海的波罗的海浅水区拖上其小船沾染了致命的芥子气的残余。由于及早进行有效地治疗，他们得救了。然而，不一定总能这样。除非采取明确行动，不然的话，倾倒在波罗的海具有腐蚀性的霰弹筒里的大量毒气对这些浅水区始终是一个威胁。

适当的控制危害措施及防止由于水下储存的毒气而对生命及环境造成的威胁系各波兰机构的主要任务。这些及有关的问题在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的框架内也以合作的精神得到了讨论。

裁军谈判会议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关头。它必须决定往那个方向走并坚定、热诚和干练地寻求什么样的实际目标。我相信，它以往值得嘉许的成就是一笔智慧和经验的遗产，裁谈会在其 1997 年工作方案方面也可将此用作指导。波兰代表团决心为此目的与裁军谈判会议其他成员国密切合作。

主席：感谢波兰国务秘书兼第一副外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匈牙利代表彼得·纳拉大使发言。

纳拉先生(匈牙利): 首先请允许我就邓小平的去世向中国代表团表示哀悼, 他在中国改革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主席先生, 我想就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最热诚的祝贺。在邻国罗马尼亚代表的主持下发言尤为高兴, 最近基本条约的生效又使我们的双边关系往前进了一大步。我向你保证在你的所有工作中, 匈牙利代表团(也以东欧集团协调员的身份)将给予全力支持与合作。

让我也向你的前任大韩民国的宣峻英大使致意, 由于他的干练领导, 我们通过了裁谈会 1997 年会议的议程。

我也想对我们今天的两位贵宾, 新西兰的麦金农先生和波兰的国务秘书韦兹内尔的发言表示欢迎。他们的与会给我们的会议增色不少。

匈牙利毗邻动荡地区, 因此了解和平与稳定的价值。出于为新的和复杂的国际安全体系建立根本条件的真诚愿望, 我国政府始终寻求在双边、地区及全球层面上参与合作。由于民主体制的巩固和在实现全面市场经济方面取得稳步的进展, 本着这些承诺我国为本地区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目前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各国在安全、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及人道主义和其他事务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多边外交包括国际组织在内, 在解决世界面临的所有主要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的观点是在促进和平与稳定方面的进展推动了裁军进程, 另一方面, 裁军谈判方面的成功对国际安全起着明显的积极作用。匈牙利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看待目前的裁军进程和军备控制进程等问题及今年裁军谈判会议应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我们相信, 在拟订具体的工作方案方面存在着共同的基础和利益。这应该与本机构不同部门的期望之间取得平衡。

然而, 实现不同的期望与重点的目标本身并不证明有必要建立人为的联系。正如最近几年的经验所表明的, 这种策略只会损害裁谈会的效率和信誉。我们努力的目标——铭记最终目标——应该是取得可实现并切合实际的目标, 而不致造成损害整个进程的某些问题必然受制于其他问题的情况。

这一原则尤其适用于核裁军与不扩散领域。对以更为全面、稳步前进的方式努力最终消除核武器的需要和决议一事的普遍认识必须转化为具体的措施。该进程有其自身的逻辑、有其自身的先后步骤和阶段。每一项成就均为下一项成就开辟了道路, 而这后一项成就也可能起进一步的促进作用。我国政府感到宽慰的是, 加强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进程以及有关“原则和目标”的决定向我们提供了促进该目标的可靠机制。

匈牙利致力于执行 1997 年审查与延期会议所决定的内容。全面禁试条约的缔结仅仅是在进一步巩固国际不扩散机制方面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我们吁请所有国家尽可能早地签署并批准该条约以便使其早日生效。由于匈牙利列入第十六条附件的国家之中，它认识到它的责任并将照此行事。全面禁试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及临时技术秘书处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是该进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巩固在全球范围内不扩散核武器的规则，要求采取进一步的紧急措施。匈牙利代表团坚决主张就停产裂变材料条约开始工作。正如全面禁试条约的情况一样，大多数核武器国家暂停核试验表明，通过认真谈判解决这一长期存在之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匈牙利代表团注意到，对现存核武库问题有不同做法。由于香农大使报告所载的职权照顾到了意见上的细微差别，因此根据该职权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似可以做到。我们敦促各国代表团克服程序上的困难，并开始认真考虑停产条约上的实质性工作。

裁军谈判会议因议定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的几项主要条约而赢得了赞誉。它完全应该继续这样做。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无视于最近几年国际安全议程发生的深刻变化、该变化使常规裁军成了注意的中心。匈牙利代表团重申在裁谈会工作方案中为该问题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十分重要。成员国讨论和解决与数百万人生死悠关的实际紧迫问题的决心受到了考验。

目前最艰巨的工作莫过于消除由大规模部署杀伤人员地雷而造成的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根源了。匈牙利赞成 1996 年 10 月 1 日欧洲联盟的共同行动并准备为迟早缔结在全世界范围内禁止这些武器的一项卓有成效的国际协定而积极努力。1996 年 12 月匈牙利国会就此问题通过的决议使该立场得到进一步的阐明。议会请求政府努力实现该目标并支持所有有关的国际倡议，并建议就此问题与本地区国家进行谈判。除本国 1995 年以来一直暂停出口外，还将采取计划中的步骤。

匈牙利寻求在多边条件下提出有关全面禁止使用、生产、储存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的问题。正是为此原因，我们成为大会第 51/45 S 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作为与会者，对渥太华会议及上周在维也纳举行的其后续会议的结果我们只能表示欢迎。

我们相信，该进程有助于建立并维持推动该办法的必要动力并逐步建立对此尽可能最大的国际支持。

应该从未来公约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角度来看待裁谈会在以全面禁止为目标的共同努力中所起的作用。裁谈会的组成、杀伤人员地雷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的出席会议及现有的丰富经验和专长，使得裁谈会有资格成为一个合适的谈判论坛。

匈牙利代表团支持法国提出的建立特设委员会的建议。联合王国代表团提出的职权范围草案值得认真考虑。为尊重目前的现实，我们对有可能采取分阶段进行的做法持灵活态度。与此同时，我们对没有规定将全面禁止和使用作为裁谈会谈判进程最终目标的任务规定，很难接受。

本裁谈会系多边裁军机制的一部分。其他有关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可能会积极影响本会议室的气氛。我们期望《化学武器公约》很快就能生效。该公约十分全面，其政治和安全目标意义深远。该公约如果得到执行，并且得到该领域所有重要国家的执行，则其优点将全部表现出来。

化学武器的全面禁止是以十分复杂且微妙的核查机制为后盾的，该机制确保各缔约国完全履约，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亦能履约。我国政府积极促成在《生物武器和毒素武器公约》方面拟订类似措施的目标。作为有幸主持特设小组的国家，而且作为关心通过切实可行的核查机制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缔约国，匈牙利极为重视该小组的工作。本着 1995 和 1996 年各届会议取得的成果并鉴于第四届审查会议所赞同的有关加强其工作的决定，我们相信特设小组将能够在商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其任务，亦即在下届审查会议开始之前尽可能快地完成。

主席：感谢纳拉大使的发言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代表阿古斯·塔米吉大使发言。

塔米吉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由于这是第一次我在你主持会议时发言，请允许我热诚地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职位。我们都十分清楚，裁谈会早期阶段的工作总是十分艰难。但是，认识到你声望卓著的事实，我相信你将能够进一步利用你的前任大韩民国宣大使的令人称赞之成就。我应衷心地感谢他出色地主持了上届会议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当然保证将全力合作帮助你执行这些艰难的工作。

我也想借此机会就其杰出领导人邓小平的去世这一重大损失向中国代表团表达我国代表团的深切哀悼。

我也想借此机会欢迎我们新到来的同事：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登卜里、澳大利亚大使坎贝尔、孟加拉大使乔杜里、比利时大使梅尔尼耶、蒙古大使博尔德和委内瑞拉大使莱亚尔。我相信，他们将会带来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将极为有助于裁军谈判会议恢复工作的活力并使其成果倍出。

我国代表团也热烈欢迎新西兰外交与外贸部长兼裁军与军备控制部长洪•唐•麦金劳阁下来参加本裁谈会，印度尼西亚与新西兰有着真诚与极为友好的关系。我也向波兰国务秘书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欧根纽什•韦兹内尔先生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仔细听取了他们的主要发言。这些发言的确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希望这些见解能再次大大有助于迎接裁谈会目前所面临的艰巨挑战。

今天我只想谈核裁军，它是裁军谈判会议自开创以来所讨论的最为艰难的议程项目之一。

考虑到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具有的可怕的毁灭性影响，印度尼西亚一开始就将核裁军视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印度尼西亚在这方面实际上并非独一无二。几乎所有国家均持有同样的强烈观点，通过诸如联合国大会、国际法院及实际上本裁谈会等许多论坛，他们极为明确地说明核裁军继续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

印度尼西亚对核武器和核裁军的政策是始终一贯的。人们可能还记得，在冷战年代，我们出于明显的原因而质疑这些可怕武器的效用和用途。今天，随着集团政治和对抗的消失及各国之间相互谅解与合作的逐渐形成，印度尼西亚比以往更加决心看到在希望之窗尚未关闭的时候销毁这些武器。我们相信，在难以想像有核战争的这一时刻，不能再将核裁军问题放在一边并视其为微不足道的问题了。作为国际社会良知的象征和唯一公认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本裁谈会不仅负有寻找真正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和手段的主要责任，而且也是就议定一个在有关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及其销毁方面具有普遍性，可以切实核查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条约开始进行谈判的最为合适的场所。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印度尼西亚始终支持要求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在全球全面销毁核武器的联合国大会的所有各项决议。人们可能还记得，印度尼西亚也

是那些曾就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征求国际法院咨询性意见的国家之一。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范围内，我国也始终支持 21 国集团提出的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的建议，该文件载于 1996 年 3 月 14 日 CD/1388 号文件以及属于 21 国集团的 28 个国家提出的销毁核武器的行动计划，该文件载于 1996 年 8 月 7 日的 CD/1419 号文件。这里就举这几则例子。

在地区一级，印度尼西亚是从一开始就坚决支持缔结东南亚非核武器条约(曼谷条约)的国家之一，该条约若予以实行，则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拉罗汤加条约及佩林达巴条约一起极大地有助于实现一个免除这些可怕武器的世界的目标。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强烈敦促所有核武器国家尽早加入其议定书，从而使该条约具有效力和予以执行。我很荣幸地向本庄严机构披露，印度尼西亚不久就将通过一个批准曼谷条约的全国性法律。

我们已经采取的这些微不足道的措施实际上表明我们决心致力于核裁军。我坚信，即使不是所有国家、也是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诚心诚意地采取了类似行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代表团对某些核武器国家就需要立即谈判禁止核武器条约所采取的僵硬态度深感遗憾。这些国家始终否认他们根据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所承担的多边法律义务，该条明确规定：“条约各缔约国承诺就与尽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有关的有效措施真诚地举行谈判……”。更糟的是，还有国家一再企图对这些多边法律义务进行狭义解释，他们坚称核裁军是一项双边的活动，因此，完全属于核武器国家的领地。非核武器国家应仅限于不扩散的领域。如果听任这种片面的看法继续传播，则我们认为它将最终损害条约的法律性。

因此，我冒昧地提醒这些核武器国家尽可能谨慎行事，因为不然可能会导致我们众志成城的这项条约的解体。对我们来说，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系一项多边的法律条款，该条款同 199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期间采取的决定，尤其是“不扩散与裁军的原则和目标”一起均应在文字和精神上得到尊重。我们并不期待更多；我们也不要更少。这些的确需要立刻采取行动。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所提及之“尽早”不应另行解释为“永远”。

对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议定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它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条约(停产条约)已说得很多了。然而，我还想重申我国代表团就此微妙问题所持的立场。首先，我国代表团认为，完成这样一项条约将极大地有助于国际社会继续

作出不懈努力防止核武器在所有各方面的扩散。其次，我们将该停产条约也视之为裁军方面的一个承诺。因此，它应该不仅包括这些材料今后的生产情况，而且还包括其过去的生产。正如香农大使报告明确强调的，我们完全认识到在特设委员会的任务中明确提及过去的生产十分敏感。然而，我国代表团认为，将储存问题搁在一边将会再次使停产条约仅仅成为不扩散措施。

印度尼西亚代表透过不扩散条约第二条和第三条及曼谷条约第三条承担大量不扩散法律义务，我们认为具有这类特征的停产条约迄今为止没有任何附加价值。因此它对印度尼西亚没有吸引力。香农大使报告所载的任务的确未明确提及目前储存的裂变材料，但它承认不能将许多代表团十分重视的这个问题与开始实际谈判的裁谈会隔离开来。正是本着这种理解，我国代表团愿意以香农报告作为开始的基础，再次讨论停产条约的问题。

在以稍许详细的方式回顾了核裁军问题之后，如果我不简单地谈及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则就不够坦率。我们曾被一再提醒地雷极其可恶，给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这令我们十分恐惧。然而我们认为将这归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范畴更为恰当。例如，如果裁谈不愿意就正在讨论之问题达成协议，则印度尼西亚不会阻拦。在这样说了之后，我国代表团愿意重申这不应影响裁谈会谈判议程上最为重要之项目，即核裁军。

最后，请允许我提请你们注意由堪培拉委员会编撰的报告及世界各地 80 多名著名将领的发言。该报告及发言均申明核武器的选择是行不通的，核武器没有任何军事价值。因此，他们要求将这些不人道的武器从世界的武库中彻底销毁。如果这些前任一级将领及知名人士得出这样极为明确的结论，则我相信，我们无需如这些知名将领那样从我们的位置上退下来以便能达到他们如此恰当地获得的智慧。

主席：我感谢塔米吉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爱尔兰代表安妮·安德森大使发言。

安德林女士(爱尔兰)：首先，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我们热诚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我也向宣大使表示我们的谢意，当然，我还要向中国代表团表示哀悼。

在我今天的发言中，我想谈三个问题：裁谈会在核裁军领域所面临的挑战、裁谈会内部在杀伤人员地雷方面的工作潜力以及裁谈会扩大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核裁军问题必须继续是裁谈会工作的中心；就这些关键问题取得进展仍然是我们 1997 年的头等大事。如果具有必要的政治意愿。则我们取得进展的所有条件均已具备。据以工作的材料并不缺乏。我们有香农大使的报告，该报告列有停产裂变材料公约特设委员会的任务；21 国集团有关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的建议；28 个国家提出的分阶段消除核武器的行动计划；西方集团协调员 1996 年 9 月就裁谈会议程发表的看法。

就我们工作的更广泛基础而言，有文件阐明了 199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所通过的有关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原则与目标。为推动我们的思考与讨论，澳大利亚外长还向我们推荐了堪培拉委员会的报告。此外，有一个应该全盘保留的已经形成的重要共识：本会议室的代表一致认为，裁谈会应在香农大使提出的任务和报告的基础上谈判停产裂变材料公约。

尽管有了所有这类基本工作，迄今尚无可能取得进展。某些代表团不愿意立即就停产进行谈判，除非将停产置于旨在实现核裁军的总方案之下。用日本大使的话来说，这是所谓的蓝图做法。用其他人的话来说，这是联系。

我国代表团曾多次对这种将核裁军谈判进程各部分联系起来的做法表示过担忧。这类联系通常会起反作用，与其说可推动进展，不如说更有可能造成瘫痪。我们强烈认为，对各项建议，应考虑其对实现核裁军可作的贡献，根据其本身的利弊予以处理，而不应将这类建议视为促进其它目标的筹码，无论其本身可能具有多大的价值。

然而，与其简单地大声反对联系，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为什么会提出这些建议以及能否以合理的方式做些什么来满足提出建议者的关切？为什么某些代表团需要对我们工作的方向再次要求保证？他们是否对以渐进的方式处理核裁军失去了信心？他们是否认为我们只想谈判不扩散，而不谈判裁军协定？对核大国本身能否议定进一步削减其武库，信心是否有所下降？

最近的核裁军记录很难说糟到使人如此失去信心。事实上，过去十年已取得长足的进展。现在已经有核武器国家的单方面措施、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双边协议及本裁谈会内的多边努力。我们相信第一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是核裁军方面的一项重大成就，我们期待着俄罗斯联邦批准第二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及早日付诸执行。我们还认为英国和法国采取的单方面措施令人鼓舞。当然，缔结全面禁试条约是一

项历史性的成就。尽一切可能利用所有谈判渠道并以稳步前进的方式进行核裁军，已取得了重大成就，这足以证明这种做法最为有效。

然而，为建立信任，还可做更多的事。核武器国家正致力于有计划地、逐步地在全球范围内裁减核武器，最终目标是销毁这些武器。它们始终有义务表明它们坚定地进行着这些努力。在我们看来，如果几个核武器国家分别或一起提出其构想并且赋予“有计划地、逐步地”一语以具体含义，将有助于建立对核裁军进程的信心，这将是一项建立信任措施，并可能大大有助于提高对以渐进方式进行核裁军的信任。这样一种构想无需订明时限，但核武器国家若扼要地说明一下它们自己打算采取的下几个步骤，将可重新表明它们致力于核裁军的决心。

但是，回到这里所讨论的眼前的程序性问题。爱尔兰诗人叶芝在一个著名的诗句中曾发问：“我们如何分得清舞蹈与舞者？”虽然诗人发问的背景与眼前当然大不相同，但裁谈会在目标和程序上争辩不休，却使我想起诗人提出的这个问题。某些代表团似乎越来越难将程序与目标分开；程序与目标正在成为同一件事。我们需要搞清楚。目标是核裁军，而我们用来实现这一目标的程序本身并不是目的。

裁谈会是一个谈判机构，其所有工作的重点应该是谈判。由裁谈会建立一个论坛或机制从而使裁谈会能够考虑除停产裂变材料公约以外或在缔结该公约以后可采取哪些核裁军措施的问题，显然是很明智的。即，裁谈会应就可能需要在裁谈会作出多边努力的、实现核裁军的谈判步骤谋求协商一致。28个国家提出的行动计划可能只是在这一讨论中提出来的一个建议。除这个建议以外，也可考虑五个核国家未来可能作出的双边或多边努力以及未公开宣布的核武器国家的立场。

设立这样一个论坛或机制来审议多边核裁军谈判可采取的下几个步骤，其本身并不构成一个实质性的步骤。它只是使裁谈会能够对其今后的核裁军议程形成一个较为长远的看法而已。同时，裁谈会还应根据香农大使提出的任务，立即就停产裂变材料公约展开谈判。

令所有代表团十分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裁谈会应就杀伤人员地雷展开谈判的建议。

这是一个令我国政府十分关注的问题。爱尔兰是当时极少数几个主张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国家之一。由于多年来参加联合国的维和活动及爱尔兰发展事业工

作人员在非洲、亚洲和拉美的经验，使我们对这类武器所造成的恐怖和苦难更加深恶痛绝。

去年在全面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方面，取得了政治上的迅速进展。1996年10月，欧洲联盟理事会通过了联合行动计划，这是一个关键的外交政策文书，欧盟的所有15个成员国均承诺致力于彻底消除杀伤人员地雷。1996年10月，加拿大政府也召开了渥太华会议，会上通过了渥太华宣言。我们知道，这启动了所谓的“渥太华进程”，而最后应能于1997年12月通过一项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新的国际规范。上周的维也纳会议又进一步推动了该进程。最后，联合国大会以156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了第51/45S号决议，其中促请各国积极谋求一项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的有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以期尽快完成谈判。

我详述这些新情况是为了强调禁止地雷的国际努力不是现在到了裁谈会展开初步讨论时才刚刚开始，而是开始于几年之前。这一努力得到许多国家高层的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它得到公众、主要的非政府组织及越来越多的高级将领的极为有力的支持。目前在讨论1997年裁军谈判会议工作计划时又出现了这个问题，这进一步表明实现全面禁止地雷的努力所得到的政治支持。

我们仔细听取了许多代表团对裁谈会参与这方面努力的想法。同其他代表团一样，为了确定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还考虑了各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方面，有一种论调是，渥太华进程仅仅是为了迎合有类似想法的国家，那些国家不存在严重的安全关切，而其它国家出于此种关切，为了正当防卫的需要，完全有理由继续使用杀伤人员地雷。这种观点认为，对于渥太华进程所产生的国际规范，只有为数有限的国家才会赞同。有人建议，裁谈会的谈判才更有可能最终获得普遍遵守。

另一方面，裁谈会中显然有一些成员国根本难以接受全面禁止地雷。如果要这些国家承诺禁止地雷，则必须长时间进行细致的说服工作。而且，裁谈会工作进度很慢，透明度往往也不够；不够积极的国家有很多机会可使讨论的进度放慢，乃至完全停顿，并使裁谈会之外的讨论失去动力。裁谈会成员国之中未包括许多受地雷影响极大的国家。它在处理任何禁止使用地雷的公约的人道主义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参加裁谈会的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对同时应付两组十分不同的谈判——杀伤人员地雷和停产裂变材料可能会有些困难。

总的说来，我们认为下述建议是有道理的，即，如果裁谈会愿意，应让它有机会将国际上对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巨大支持转化为具体的条约案文。然而，我们希望强调，要这样做，必须符合几个重要条件。首先，如果裁谈会要处理这一关键问题，则作为出发点，它必须以国际社会对下一步行动已达成的共识作为其工作的基础。其次，有关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任何谈判均必须从一开始就十分全面。尤其是，必须包括使用此种地雷这一中心问题。第三，谈判或为开始谈判而作的努力必须十分认真地对待联合国决议中的“尽快”一词。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赞成裁谈会就杀伤人员地雷进行或开始进行谈判的立场不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如果裁军谈判会议要在此一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则它必须迅速行动。如果裁谈会花几个月的时间谈论任务，再花几个月讨论谈判的方式，然后还花更多的时间谈公约的范围，则裁谈会就无法对“尽快”一词中蕴含的人道主义的急迫要求作出回应。最后，裁谈会的议事活动必须能够加强或补充诸如渥太华进程等已经开始的、运作良好并已得到国际上有力支持的其它努力。裁谈会不能在真空中进行谈判。我也必须再次强调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们仍然相信，裁谈会的头等大事必须是解决有碍于就停产裂变材料公约开始谈判的问题。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谈一下进一步扩大裁谈会的问题。目前有 17 个代表团申请成为正式成员。我相信，所提申请将于今年满十五周年的爱尔兰，应列于名单之首。裁谈会对我们提出的所有申请打算怎么办？何时才会采取行动？

有许多代表团公开支持裁谈会就余下的申请及早采取行动并私下表示支持我们的申请，我们在此向它们表示感谢。我们认为，最好能够早日任命一名可全权处理进一步扩大裁谈会所引起的所有问题的特别协调员。我们了解各方为争取早日任命这样一名协调员所所做的努力，实际上，我们在今天会议开始时已注意到你在这方面的评论。我相信，该协调员的任命不应以任何方式影响该协调员所属集团要求担任负责处理裁谈会其他问题的其他协调员的权利。

进一步扩大裁谈会的问题不得成为裁谈会未来工作计划的谈判的又一筹码。在从事多边谈判的众多机构中，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构。裁谈会处理的问题对世界今后的安全具有根本重要性。它寻求通过谈判而缔结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协定。我们坚信如此重要的机构需要有一个处理成员申请的具有透明度的机制。在本会议的大门外，在我们周围的联合国系统内，要求改革、公开化和革新工作方法

的呼声很高。裁谈会是否要成为一潭死水，孤立于席卷多边系统的变革潮流之外？改革陈旧的工作方法是一项急迫的要求。或许可以从建立一个更加有效、更能令人接受的处理成员申请的制度着手。或许现在就可开始进行这一小小的改革。

主席：我感谢安德森大使的发言及她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现在请瑞士代表埃尔温·霍弗大使发言。

霍弗先生(瑞士)：首先我想就一名伟大的政治家的不幸逝世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我们深切的同情和哀悼。

这是瑞士代表团首次有幸在本届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由于适逢你担任本届裁谈会的主席，请首先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你表示祝贺并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主持我们的工作十分满意。我们相信你将会遵循前任主席宣大使开创的道路，由于他富有技巧、沉着冷静的不懈努力，上周得以通过了一个将构成我们工作的框架的议程。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在裁谈会工作的这一关键阶段支持你履行你的任务。

瑞士政府相信，如果从裁谈会以往的活动来看，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就是不加延迟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来谈判一项禁止生产用于军事目的的裂变材料的条约。我目前对此不多说什么，但保留以后回过头来再谈这一点的权利。

瑞士代表团想谈一下前任主席主持的非正式磋商会议讨论过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杀伤人员地雷问题。众所周知，瑞士是在这一领域走在最前面的国家之一。它自 1969 年以后即不再生产杀伤人员地雷或这类地雷的部件。1990 年，杀伤人员地雷从分发给部队的设备中撤出。1994 年，瑞士下令暂停向不受 1980 年常规武器公约第二号议定书约束的国家出口杀伤人员地雷及其部件。1995 年，它决定完全放弃拥有和使用杀伤人员地雷。今年底将完成对现有地雷储存的销毁工作。瑞士议会则于 1996 年 12 月 13 日通过了一次法律，其中禁止发展、制造、作为中间人采购、获得、向任何人转让、进口、出口、转运或储存杀伤人员地雷或以任何其他形式介入与这类武器有关的活动。

我们都知道大约有多少地雷散布于世界各地。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些武器每天造成的人间苦难及其引起的经济损害和社会损害。因此，没有人质疑国际社会是否须

尽力纠正这种情况。由于时间因素至关重要，迫切需要采取适当措施，具体地说，有必要以条约的方式禁止杀伤人员地雷。若要做到有效，拟订的规则应首先包括禁止制造、储存、拥有、转让和使用杀伤人员地雷，其次，有义务销毁现有的杀伤人员地雷储存。瑞士已几次宣布，而今天愿再次申明，它准备支持符合这些想法的任何倡议，并打着积极参加在适当框架下进行的关于切实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任何讨论。因此，瑞士支持加拿大外交部长劳埃德·阿克斯沃西阁下去年 10 月提出的倡议，以求迅速缔结一项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公约。

瑞士深信杀伤人员地雷问题需要迅速得到解决，它正积极参加作为渥太华进程一部分的工作。瑞士代表团参加了 1997 年 2 月 12 日至 14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专家会议。该会议申明，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人间惨剧必须迟早结束。因此，目前是一个重要的、充满希望的阶段，只要继续努力，今年底即可签署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协定。

裁军谈判会议对国际安全作出了值得高度赞赏的贡献。然而，由它来拟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条约的想法看来不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地雷是一种防御性常规武器。然而，瑞士不立即排除这种前景，因为瑞士准备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讨论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如果裁军谈判会议决定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并赋与它讨论杀伤人员地雷的任务，则必须考虑到下述几点。首先，特委会的任务应是谈判一项彻底禁止生产、储存、转让和使用杀伤人员地雷并要求销毁现有储存的协定。其次，作为一条原则，不能接受在其它禁令生效之后才禁止使用地雷(分阶段的做法)。对有关人员而言，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是最为迫切并能立即取得成效的措施。第三，特设委员会的成员必须记住，拟议的文件与其说属于裁军法，不如说属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因此，重要的是促进对个人的保护，而不是对国家安全利益的保护，并且不要过于重视核查与未来机制的普遍性，尽管我们了解核查与普遍性在裁军领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瑞士代表团绝不反对裁军谈判会议讨论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然而，它的确认为禁止这类武器的文书必须载有明确的规则并且必须很快缔结，才能具有可信性和有效性。如果裁谈会能在适当的时间内考虑到这些要求而拟订出一项任务，则瑞士准备在裁谈会中合作，以求缔结这样一个协议。但是它深信，必须迅速达成此一协议，因为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惨剧范围之广，不容有丝毫的犹豫。

主席：我感谢霍弗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登记今天发言的人都已发了言，现在还有其他代表团愿意发言吗？我请中国代表沙大使发言。

沙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月份裁谈会的主席，我们保证与你和你的代表团合作，推动裁谈会的工作取得进展。

中国人民敬爱的邓小平先生因病于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一时零八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3 岁。

邓小平先生是中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邓小平先生光辉的一生充分表明，他不愧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祖国人民也深情地爱戴他。

邓小平先生的逝世，对我国人民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在中国人民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悲痛。他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邓小平先生的遗志，以更加努力地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他们的悼念。

中国人民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坚定不移，满怀信心，把邓小平先生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坚持下去，胜利地达到我们的目的地。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中国代表团对主席先生、新西兰外长、波兰第一副外长及其他同事们对邓小平先生去世表达的哀悼表示衷心感谢。

主席：我感谢沙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还有其他代表团愿意发言吗？我看没有。

我在本次全会开始时曾宣布，根据裁谈会有关议事规则，我将把玻利维亚和哥斯达黎加提出的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会议工作的请求提请本会议作出决定，这些请求载于各位面前的 CD/WP.484 号文件。我是否可认为裁谈会同意这些请求？

就这样决定。

主席：裁谈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1997 年 2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下午 12 时 20 分散会。